

卷十一

書名 論語註疏解經二十卷
 撰者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
 卷 卷十一
 內容分類 經四書論語宋
 索書號 經部彙刻1
 編號 A376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376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彙刻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論語註疏解經二十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一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學而第一

疏

正義曰自此至堯曰是魯論語二十篇之名及第次也當弟子論撰之時以論

語為此書之大名學而以下為當篇之小目其篇中所載各記舊聞意及則言不為義例或亦以類相從此篇論君子孝弟仁人忠信道國之法主友之規聞政在平行德由禮貴於用和無求安飽以好學能自切磋而樂道皆人行之大者故為諸篇之先既以學為章首遂以名篇言人必須學也為政以下諸篇所大先儒不無意焉當篇各言其指此不煩說弟順次也一數之始也言此篇於次當一也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註

馬曰子者男子之通稱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九
No. 239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一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先進第十一

疏

正義曰前篇論夫子在鄉黨聖人之行也此篇論弟子賢人之行聖賢相宜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註孔曰

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

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如

用之則吾從先進

註

將移風易俗歸之淳素先進猶



近古風故從之

疏

子曰至吾從先進正義曰此章孔子評其弟子之中仕進先後之輩

也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者先進謂先輩仕進之人準於禮樂不能因世損益而有古風故曰朴野之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者後進謂後輩仕進之人也準於禮樂能因時損益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故曰君子之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者言如其用之以為治則吾從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也

疏 子曰至人也正義曰云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者下章言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謂不及仕進之門則此謂不從於陳蔡得仕進者也蓋先進者當襄昭之世後進者當定哀之世云禮樂因世損益者為政篇云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又周初則禮樂盛周衰則禮樂壞是禮樂因世損益也云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者言禮樂隨世盛衰後進與時消息皆中當於時故為君子也云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者言先輩仕進之人比今則猶

尚淳素故云斯野人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疏

鄭曰言弟子從我

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

疏

子曰

也正義曰此章孔子憫弟子之失所言弟子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

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疏

德行至子夏正義曰此章

仕進遂舉弟子之中才德尤高可仕進之人鄭氏以合前章皇氏別為一章言若任用德行則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四人若用其言語辯說以為行人使適四方則有宰我子貢二人若治理政事決斷不疑則有冉有季路二人若文章博學則有子游子夏二人也然夫子門徒三千達者七十而此四科



唯舉十人者但言其翹楚者耳或時在陳言之
 唯舉從者其不從者雖有才德亦言不及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孔曰助益

也言回聞言即解無發起增益於已
 正義曰此章

稱顏回之賢也助益也說解也凡解資問答以相發
 起若與子夏論詩子曰起予者商也如此是有益於
 已也今回也非增益於已者也以其於吾之所言皆
 默而識之無所不解言回聞言即解無所發起增益
 於已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陳曰

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

非間之言
 子曰至之言正義曰此章歎美閔子騫
 之孝行也昆兄也間謂非毀間廁言子



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
 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

南容三復白圭
 孔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

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慎

言也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至妻之正義曰

復覆也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
 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慎言也孔子知
 其賢故以其兄之女子妻之此即邦有道不廢邦無
 道免於刑戮者也弟子各記所聞故又載之詩云
 至為也正義曰此大雅抑篇刺厲王之詩也毛傳云
 玷缺也箋云斯此也玉之缺尚可磨鑿而平人君政
 教一失誰能反覆之意言教令尤須謹慎白玉為圭
 圭有損缺猶尚可更磨鑿而平若此政教言語之有
 缺失則遂往而不可改為王者安危在於出令故特
 宜慎之是詩人戒其慎言南容之心亦欲慎言故三

覆讀此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

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註季康子至則亡正義曰此章稱顏回之好學也季康

子魯執政大夫故言氏稱對此與哀公問同而荅與者以哀公遷怒貳過故因荅以諫之康子無之故不也云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註孔曰路淵父也家

貧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

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

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註孔曰鯉孔子之子伯魚



也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謙辭

也顏淵死至徒行也正義曰此并三章記顏淵死

也時孔子之語也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

椁者路顏淵父也家貧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

不徒行以為之椁者此舉親喻疏也言淵才鯉不才

雖與亦各言其子則同我子鯉也死時但有棺以家

貧而無椁吾不賣車以作椁今女子死安得賣我車

以作椁乎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者此言不

可賣車作椁之由徒行步行也以吾為大夫不可步

命

命

命

年七十三今案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卒則顏淵卒時孔子年六十一方在陳蔡矣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則鯉也死時孔子蓋年七十左右皆非在大夫位時而此注云時為大夫未知有何所據也杜預曰嘗為大夫而去故言後也據其年則顏回先伯魚卒而此云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又似伯魚先死者王肅家語注云此書久遠年數錯誤未可詳也或以為假設之辭也徒猶空也謂無車空行也是步行謂之徒行故左傳襄元年敗鄭徒兵於洧上杜注云徒兵步兵也

顏淵死子曰噫

包

曰噫痛傷之聲天喪予天喪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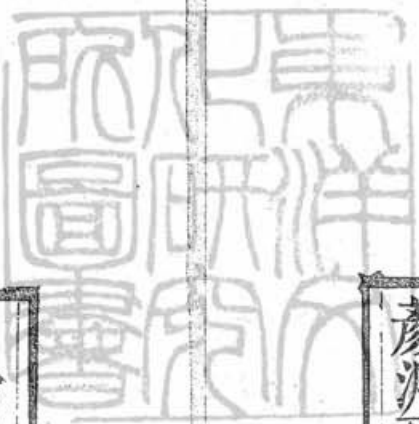
天喪予者若喪已也再言之者痛惜之甚

顏淵死

予正義曰噫痛傷之聲天喪予者孔子痛惜顏淵死言若天喪已也再言之者痛惜之甚

顏淵死子哭之慟

馬曰慟哀過也從者曰子慟矣曰



有慟乎

包

孔曰不自知已之悲哀過非夫人之為慟

而誰為

包

顏淵死至誰為正義曰子哭之慟者慟過哀也言夫子哭顏淵其悲哀過甚從者曰

子慟矣者從者眾弟子見夫子哀過故告曰子慟矣曰有慟乎者時夫子不自知已之悲哀過故荅曰有慟乎邪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者因弟子言已悲哀過甚遂說已之過哀亦當於理非不也夫人謂顏淵言不於顏淵哭之為慟而更於誰人為慟乎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禮 貧富有宜顏淵

貧而門人欲厚葬之故不聽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

視子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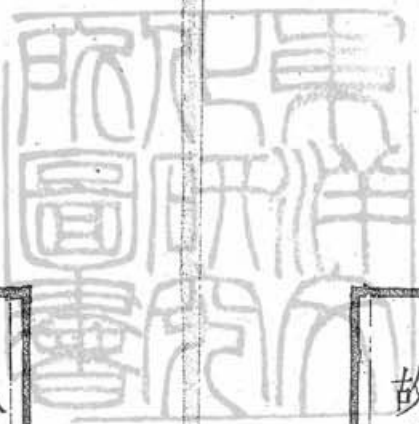
馬 曰言回自有父父意欲聽門人厚葬我不得割

止非其厚葬故云耳。**淵**顏淵至三子也正義曰顏淵
 淵之弟子以其師有賢行故欲豐厚其禮以葬之也
 子曰不可者禮貧富有宜顏淵貧而門人欲厚葬故
 不聽之曰不可也門人厚葬之者初答孔子孔子不
 聽門人故違孔子而卒厚葬之也子曰回也視子猶
 父也者此下孔子非其厚葬之語也言回也師事於
 已視已猶如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者言回自有
 父存父意欲聽門人厚葬我不得割止之故曰予不
 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者言厚葬之事非
 我所為夫門人二三子為之也非其厚葬故云耳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

未知生焉知死**陳**曰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

故不答**益**季路至知死正義曰此章明孔子不道無益之語也子路問事鬼神者對問天曰神



人曰鬼散則雖人亦曰神故下文獨以鬼答之子路
 問承事神其理何如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者言
 生人尚未能事之況死者之鬼神安能事之乎曰敢
 問死者子路又曰敢問人之若死其事何如曰未知
 生焉知死者孔子言女尚未知生時之事則安知死
 後乎皆所以抑止子路也以鬼神及死事難明又語
 之無益故不答也

閔子侍側閻閻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

也子樂**鄭**曰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強之貌若由也

不得其死然**孔**曰不得以壽終**義**曰此章孔子

喜四弟子任其直性也閔子侍側閻閻如也者早在
 尊側曰侍閻閻中正之貌如也者言其貌如此也子
 路行行如也者行行剛強之貌冉有子貢侃侃如也
 者侃侃和樂之貌子樂者以四子各盡其自然之性

故喜樂也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者然猶焉也言子路以剛必不得其以壽終焉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鄭

曰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仍因也貫事也因舊事

則可也何乃復更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鄭

王曰言必有中者善其不欲勞民改作鄭魯人至有

此章重於勞民也魯人爲長府者藏財貨曰府長其

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者子騫見魯人勞民改作長府

而爲此辭仍因也貫事也言因舊事則亦可矣何必

乃復更改作也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孔子聞

子騫之言而善之也夫人謂子騫言夫此人其唯不

言則已若其發言必有中於理此言何必改作是中

理之言也善其不欲勞民故以爲中鄭鄭曰至改作

正義曰云長府藏名者言魯藏財貨之府爲長府也

云藏財貨曰府者布帛曰財金玉曰貨周禮天官有

大府爲王治藏之長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內府主

良貨賄藏之內者外府主泉藏在外者是藏財貨曰

府府猶聚也言財貨之所聚也仍因貫事皆釋詁文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馬子曰子路鼓瑟不合雅

頌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鄭

馬曰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門人不解謂孔子言爲

賤子路故復解之鄭子曰至室也正義曰此章言子

奚爲於丘之門者由子路名奚何也子路性剛鼓瑟

不合雅頌故孔子非之云由之鼓瑟何爲於丘之門

堂矣未入於室也者以門人不解故孔子復解之言
子路之學識深淺譬如自外入內得其門者入室為
深顏淵是也升堂次之子路是也今子路
既升我堂矣但未入於室耳豈可不敬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孔曰

言俱不得中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愈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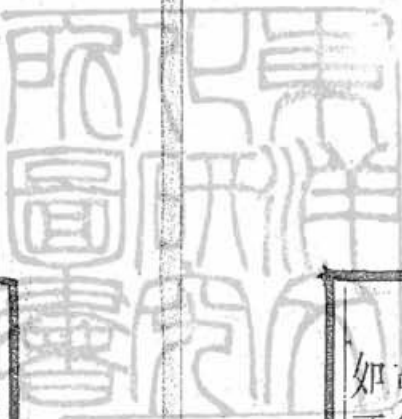
勝也子貢至猶不及正義曰此章明子張子夏才

商子夏名孰誰也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者師子張名
誰為賢不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者孔子答言子張

所為過當而不已子夏則不及而止言俱不得中也

曰然則師愈與者愈猶勝也子貢未明夫子之旨以

為師也過則是賢才過於子夏故復問曰然則子張
勝於子夏與與為疑辭子曰過猶不及者子貢不解
故復解之曰過當猶
如不及俱不中理也



季氏富於周公孔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而求也為

之聚斂而附益之孔曰冉求為季氏宰為之急賦

稅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鄭曰小

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之季氏至可也正義

求重賦稅也季氏富於周公者季氏魯臣諸侯之卿

也周公天子之宰卿士魯其後也孔子之時季氏專

執魯政盡征其民其君蠶食深宮賦稅皆非已有故

冉求為季氏家宰又為之急賦稅聚斂財物而陪附

助益季氏也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者小子門人也冉求亦夫子門徒當尚仁義今為季
氏聚斂害於仁義故夫子責之曰非我門徒也使其
門人鳴鼓以聲其罪而攻責之可也孔曰周公天
子之宰卿士正義曰何休云宰猶治也三公之職疏

尊名也杜預注左傳曰
卿士王之執政者也

柴也愚

弟子高柴字子羔愚愚直之愚參也魯孔

曰魯鈍也曾子性遲鈍師也辟馬曰子張才過人

失在邪辟文過由也嘖鄭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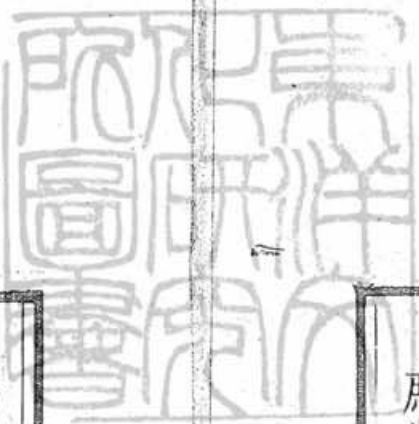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

中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賜不受

教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

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

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



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雖無

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

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柴也愚至屢中正義

弟子之德行中失也柴也愚者高柴性愚直也參也

魯者曾參性遲鈍也師也辟者子張才過人失在邪

辟文過也由也嘖者子路之行失於畔嘖也子曰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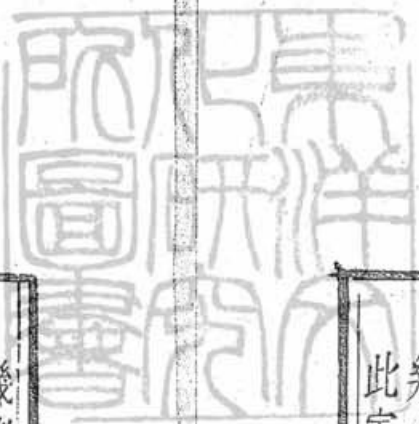
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者此

蓋孔子美顏回所以勵賜也其說有二一云屢數也

空匱也億度也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貧窶而樂

在其中是美回也賜不受命唯貨財是殖若億度是

非天命而偶富有此二累亦所以不虛心也。高柴字子羔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高柴字子羔鄭玄曰衛人少孔子三十歲左傳亦作子羔家語作子高禮記作子臯三字不同其實一也。言子路性行剛彊常反嗥失於禮容也。今本反作畔王弼云剛猛也。聖道者易下繫辭云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是回庶慕幾微之聖道云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者即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是也云賜不受教命者言不受夫子禮教之命云惟財貨是殖者言唯務使貨財生殖蕃息也云億度是非者言又用心億度人事之是非也云蓋美回所以勵賜也者言孔子之意美顏回貧而樂道所以勸勵子貢言女既富矣又能億則屢中何得不受教命乎云一曰以下者何晏又為一說也云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者言孔子以聖人庶幾之善道並教六子也云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者言聖人不倦並教誨之而猶尚不能至於知



幾微善道者以其各自內有愚魯辟嗥之病害故也云其於庶幾每能虛中唯回者言唯顏回每能虛其中心知於庶幾之道也云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者此解虛中之由由其至道深遠若不虛其中心則不能知道也云子貢雖無數子之病者謂無愚魯辟嗥之病也然亦不知道者謂亦如四子不知聖道也云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者此解子貢不知道由於有此二累也雖不窮理而幸中釋經億則屢中言雖不窮理盡性但億度之幸中其言也左傳定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哀七年以邾子益來是其屢中也雖非天命而偶富釋經不受命而貨殖也言致富之道當由天命與之爵祿今子貢不因天命爵祿而能自致富故曰偶富言有億度之勞富有經營之道故云亦所以不虛心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孔曰踐

循也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少能創業然亦

不入於聖人之奧室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

者乎

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言此三者皆可以為善人

論篤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色

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言此三者皆可以為善人

論篤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色

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言此三者皆可以為善人

論篤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色

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言此三者皆可以為善人

論篤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色

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言此三者皆可以為善人

論篤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色

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言此三者皆可以為善人

論篤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色

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言此三者皆可以為善人

子路問聞斯行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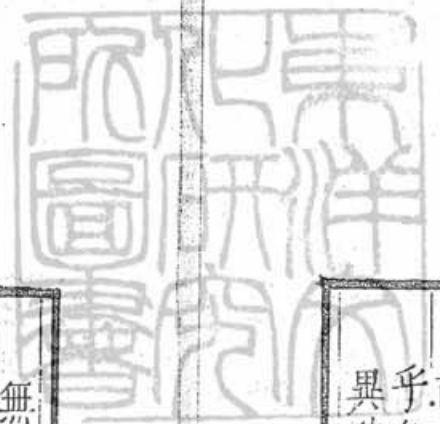
包曰賑窮救乏之事子曰有父兄

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孔曰當白父兄不得自專

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

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



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鄭曰言冉有性

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疏子

至退之正義曰此章論施子之禮并孔子問同答異之意也子路問聞斯行諸者諸之也子路問於孔子曰若聞人窮乏當賑救之事於斯即得行之乎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者言當先白父兄不得自專也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者此問與子路同而所答異也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者亦也惑敢問者赤公西華各也見其問同而答異故疑惑而問於孔子也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者此孔子言其答異之意也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失而正之故答異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

孔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子曰

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包曰言夫子在

已無所敢死

疏子畏至敢死正義曰此章言仁者必有勇也子畏於匡顏淵後者言孔子

畏於匡時與顏回相失既免而回在後方至也子曰吾以女爲死矣者孔子謂顏淵曰吾以女爲以死與匡人鬪也子在回何敢死者言夫子若陷於危難則回必致死今夫子在已則無所敢死言不敢致死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孔曰子然季氏子

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之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

會由與求之問

孔曰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

問安足大乎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

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孔曰言備臣數而已曰然則



從之者與

孔曰問為臣皆當從君所欲邪子曰弑

父與君亦不從也

孔曰言二子雖從其主亦不與

為大逆

季子至從也正義曰此章明為臣事君之

子然季氏之子弟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於夫子

曰仲由冉求才能為政可以謂之大臣與疑而未定

故云與也子曰吾以子為與之問曾由與求之問者

此孔子抑其自多也曾則也吾以子為問與事耳則

此二人之問定足多大乎言所問小也所謂大臣者

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此孔子更為子然陳說大臣

之體也言所謂之大臣者以正道事君若不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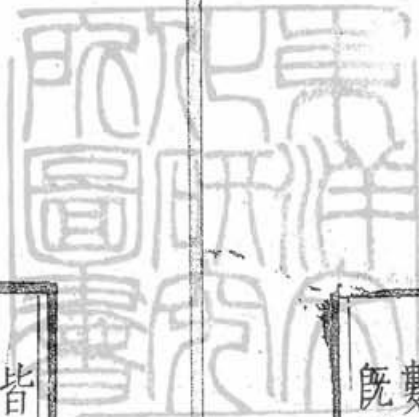
已道則當退止也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者既陳

大臣之體乃言二子非大臣也具備也今二子臣於

季氏季氏不道而不能匡救又不退止唯可謂備臣

數而已不可謂之大臣也曰然則從之者與者子然

既聞孔子言二子非大臣故又問曰然則二子為臣



皆當從君所欲耶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者孔子更為說二子之行言二子雖從其主若其主弑父與君為此大逆亦不與也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

包曰子羔學

未熟習而使為政所以為賊害子路曰有民人焉有

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孔曰言治民事神於

是而習之亦學也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孔曰疾其

以口給應遂已非而不知窮

子路至佞者正義曰此章勉人學也子路

使子羔為費宰者子路臣季氏故任舉子羔使為季

氏費邑宰也子曰賊夫人之子者賊害也夫人之子

指子羔也孔子之意以為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為政必累其身所以為賊害也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

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者子路辯荅孔子言費邑有民人焉而治之有社稷之神焉而事之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之是亦學也何必讀書然後乃謂為學也子曰是故惡夫佞者言人所以憎惡夫佞者祇為口才捷給文過飾非故也今子路以口給應遂已非而不知窮已足故致人惡夫佞者也

子路曾皙註孔曰曾參父名點冉有公西華侍坐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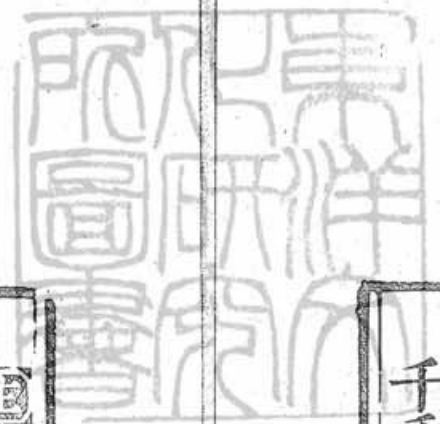
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註孔曰言我問女女

無以我長故難對居則曰不吾知也註孔曰女常居

云人不知已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註孔曰如有用女

者則何以為治子路率爾而對註率爾先三人對曰

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



註包曰攝迫也迫於大國之間由也為之比及三年

可使有勇且知方也註方義方夫子哂之註馬曰哂

笑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註求性謙退

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里小國治之而已求也

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註孔

曰求自云能足民而已謂衣食足也若禮樂之化當

以待君子謙也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

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註鄭曰我非自

言能願學為之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

衆頰曰同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

服小相謂相君之禮點爾何如鼓瑟希孔曰思所

以對故音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與乎三子者之撰

孔曰置瑟起對撰具也為政之具鏗者投瑟之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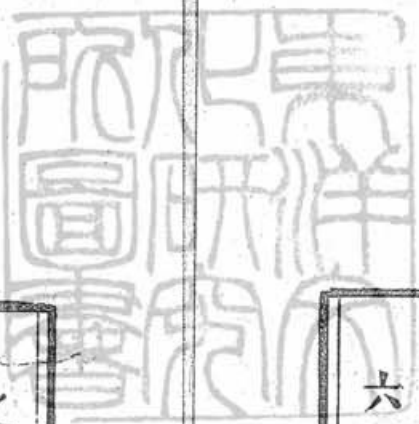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孔曰各言已志於義

無傷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八

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包曰莫春者季春三月

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

六七八人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



之道而歸夫子之門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周

曰善點獨知時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

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

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包曰為國以

禮禮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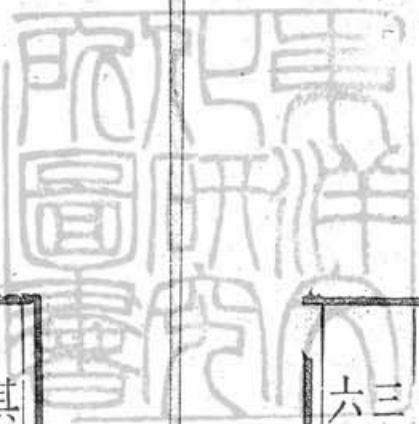
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

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孔曰明皆諸侯之事與

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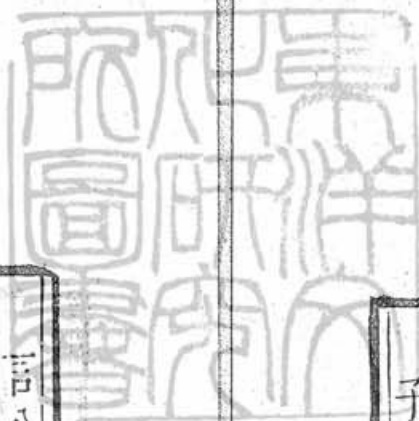
孔曰赤謙言小相耳誰能為大相子路至篇末正義曰此章孔子

乘閒四弟子侍坐因使各言其志以觀其器能也子路會誓冉有公西華侍坐者時孔子坐四子侍側亦皆坐也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者孔子將發問先以此言誘掖之也言女等侍吾以吾年長於女謙而少言故云一日今我問女女等毋以吾長而憚難其對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者此問辭也言女常居則云已有才能人不我知設如有人知女將欲用之則女將何以爲治子路率爾而對者子路性剛故率爾先三人而對也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以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者此子路所志也千乘之國公侯之大國也攝迫也穀不熟爲饑蔬不熟爲饑方義方也言若有公侯之國迫於大國之間又加之以師旅侵伐復因之以饑饉民困而由也治之比至三年以來可使其民有勇敢且知義方也夫子哂之者哂笑也夫子笑之也求爾何如者子路既對三子無言故孔子復歷問之冉求爾志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



其禮樂以俟君子者此冉求之志也俟待也求性謙退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十里小國治之而已求也治此小國比至三年以來使足民衣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此謙辭也赤爾何如者又問公西華也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者此赤也之志也曰言也我非自言能之願學焉宗廟祭祀之事如有諸侯會同及諸侯衣玄端冠章甫日視朝之時已願爲其小相君之禮焉點爾何如者又問曾皙也鼓瑟希者時曾皙方鼓瑟承師之問息所以對故音希也鏗爾舍瑟而作者作起也舍置也鏗投瑟聲也思得其對故置瑟起對投置其瑟而聲鏗然也對曰與乎三子者之撰者撰具也未敢言其志先對此辭言已之所志異乎三子者所陳爲政之具也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者孔子見曾皙持謙難其對故以此言誘之曰於義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欲令任其所志而言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者此曾點所志也莫春季春也春服既成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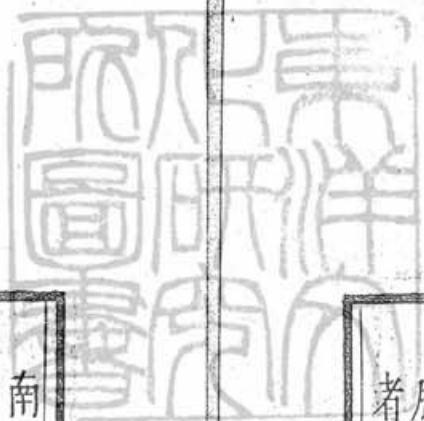
單裕之時也我欲得與二十以上冠者五六人十九
 以下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
 歌詠先王之道而歸夫子之門也夫子喟然歎曰吾
 與點也者喟然歎之貌夫子聞其樂道故喟然而歎
 曰吾與點之志善其獨知時而不求為政也三子者
 出曾皙後者子路冉有公西華三子先出曾皙後猶
 侍坐於夫子也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者曾皙
 在後問於夫子曰夫三子者適各言其志其言是非
 何如也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者言三子亦各言
 其所志而已無他別是非也曰夫子何哂由也者曾
 皙又問夫子曰既三子各言其志何獨笑仲由也曰
 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者此夫子為說哂之
 意言為國以禮禮責謙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也唯
 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
 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者此夫
 子又言不哂其子路欲為諸侯之事故舉二子所言
 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其言讓故不笑之徒笑其
 子路不讓耳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者此夫子又



言公西華之才堪為大相今赤謙言小相耳若赤也
 為之小相更誰能為大相註云孔子曰曾參父名點
 正義曰史記弟子傳曰曾歲音點字皙是也註方義
 方正義曰義宜也方道也言能教之使知合宜之道
 也左傳曰愛子教之以義方註鄭曰至之禮正義曰
 云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者謂禴禘祠烝嘗及追享朝享
 禘禘之類皆是也云諸侯時見曰會殷覲曰同者周
 禮春官大宗伯職文但彼作殷見此作殷覲則見
 也鄭玄注云此禮以諸侯見王為文時見者言無常
 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
 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
 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始不巡守則六
 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而命政焉所命
 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備是也
 云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者其
 衣正幅染之玄色故曰玄端案王制云周人玄衣而
 養老注云玄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為諸侯朝服彼云
 玄衣則此玄端也若以素為裳即是朝服此朝服素

裳皆得謂之玄端故此注云端玄端諸侯朝服若上士以玄為裳中士以黃為裳下士以雜色為裳天子諸侯以朱為裳則皆謂之玄端不得名為朝服也云小相謂相君之禮者案周禮秋官司儀職云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注云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又曰凡諸公相為賓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荅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注云相為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侑也介紹而傳命者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每門止一相彌相親也是相謂相君之禮也聘禮云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闈大夫中棖與闈之間士介拂棖則卿為上介大夫為次介士為末介也此云願為小相者謙不敢為上擯上介之卿願為承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

圖包曰至之門正義曰云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者意在取其朋友十餘人耳云浴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者杜預云魯城南自有沂水此是也夫沂水出蓋縣



南至下邳入泗雩者祈雨之祭名左傳曰龍見而雩是也鄭玄曰雩者吁也吁嗟而請雨也杜預曰雩之言遠也遠為百穀祈膏雨也使童男女舞之春官女巫職曰旱暵則舞雩因謂其處為舞雩舞雩之處有壇墀樹木可以休息故云風涼於舞雩之下也

圖周曰善點獨知時正義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生值亂時而君不用三子不能相時志在為政唯曾皙獨能知時志在澡身浴德詠懷樂道故夫子與之也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一 終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二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顏淵第十二

正義曰此篇論仁政明達君臣父子
辨惑折獄君子文為皆聖賢之格言

仕進之階路
故次先進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馬曰克己約身孔曰

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為仁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

仁焉馬曰一日猶見歸況終身乎為仁由己而由

人乎哉孔曰行善在己不在人也顏淵曰請問其